



上圖為本文作者任職中國戰區陸軍總部主管受降遣俘業務時的照相。

新宿夜雨夢重歸

鈕先銘

先嚴墨寶流藏東瀛

先嚴鈕公傳善老人，本不是一位書家，但對於臨池却非常有興趣；一日之間無論忙逸，寫字幾乎成了他老人家的日課。民國十一至十五年間，正值他在政治生涯中的一段空間；息影滬濱，在上海開北，開了一個半畝之園，供奉了一座佛堂的家廟。名其齋曰「師陶軒」，蓋以奉祀五柳先生也。齋中印備有「師陶軒書翰」的小方格宣紙，先嚴每日在書齋中恭錄各種經典；正如金剛經中所記述的：「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寫經已成爲學佛者的一種課程，目的到不僅在於習字。

我當年才十一二歲；在放學歸來，承歡膝下；或牽紙，或磨墨；趨庭侍側，很受到一點庭訓。可惜我十六歲以後，即負笈東遊，爾後又流浪

到歐洲，學的既是軍事，提起毛筆，簡直看成了絕緣體，對於過去一段家學，不僅未承衣鉢，連一點淵源都却付之了東流，迄今回溯，真有不勝惶疚之感。

我雖不懂書法，可是對先嚴的墨寶，雖隻爪片鱗，無不珍惜備至。在留學期間，總是帶着先嚴手抄的壽春本金剛經於行囊；其意在於縱不能奉晨昏於萬里，也足以表孺慕之忱於朝夕。可惜這一本手抄的金剛經，在抗戰初期，我從法國趕回來的時候，因為要急於趕赴京滬戰場，便交給了家姊保管。不意日軍深侵，馬當一戰，打到了我的家鄉；當時保存在後方的一本寫經，也不獲倖免，燬於炮火。

淞滬會戰，開北家園的師陶軒首當其衝；半椽茅舍，燬於砲火，雖於勝利歸來後收復了失地，而先嚴的藏書與遺墨，却了無所存，真使我抱

憾終身。

想不到在抗戰勝利的第七年，我重遊東島，却在日本找回了先嚴一幅遺墨，這種欣慰，何可言宣。

民國十八九年間，我就讀於東京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嘗向日本大文豪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有所請益。實篤先生曾畫了一張畫送先嚴，畫中是五個水墨畫的荸薺，題名爲「五英雄相會」。文人畫，我也認不出好歹；不過以武者小路先生一代的文名，當然這張畫是值得珍貴的。所以我就寄奉先嚴，建議也寫一張字作爲答謝。同時還請求加寫一張條幅，想送給一位日本女作家森三千代。先嚴當然都應辦了，配以精緻的京裱，由我轉遞。

森三千代小姐雖然也算是一位女作家，當時不僅是無籍籍名，而且與我有一段不願告人的因

緣。爲了父親的尊嚴，我當然不敢將這一段兒女私情，稟明堂上；所以我在竹報上，僅僅請求賜呼「森」；這只是她的姓，也並沒有說明是男是女；所以先嚴的墨寶上，就題名了森先生。當我遞給三千代的時候，我對她說。

「我們的祕密，我還沒有稟明父親，所以他老人家直稱妳爲先生呢！」

「他老人家萬想不到，他所送字的森先生，竟是他未來的兒媳！」

三千代爲了那張條幅，我倆曾笑作一團。中日間一連串不愉快的事件，終至兵戎相見

；使我與三千代之間，也就好事多磨了。可是男女間的感情，並沒有因戰爭而減退。

今井辭行代尋舊侶

民國三十五年，日軍侵華總司令部總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到我家來辭行歸國。因爲我曾服務於何應欽上將的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又是主管受降業務的幕僚單位；自從日軍投降以來，一直與今井爲對手。他於辦完遣送俘僑的事務之後，行將返國，以極嚴肅的態度來到寒舍辭行，多少帶一點臨別訓誨的意味。

今井雖然是戰俘的身份，可是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系統上，却是我的前輩；何況，蔣公介石元帥以及何敬公上將，一再訓示我們承辦人員，要以德報怨的心情來處理受降事件。今井於工作告一結束之後，以那種嚴肅的態度來到我私人的住宅裏，真使我感覺得有點過份官式化；爲了和緩着我們之間的情緒，當他請示回國後有

負懸酬 酒未周歲 忽成殘一事無成 誰是改從官 酒德漸
伴濁水作龍翻 日午微風 且暮雲 春風 今時雲 乾瘦 瘦體
樓下紅燈 畔試爲來書 一瘦者 甘實 大甜 非正味 醒來 難忘
累苦聲 杯中物 何人別 志氣 之中 有典型 憶昔 難負 難難
身既在 與酒 曲江 蓮 十年 一寸 猶餘 飲何 況官 供不 香 飲 獨
漢夜 結 鏡 紫 袖 酒 添 春 污 不 袖 帶 其 辭 年 苦 供 敬 寧 老 後
墨量 惜 慈 君 森 先生 大 雅 鑒 辛 未 秋 春 餘 傳 甚 謹

本文作者父親傳善老人書寫之條幅。森三千代小姐保存此條幅二十四年之後壁還作者。

否效勞之處？我便用極其輕鬆的口吻，請他爲我尋找一位戰前的女友——森三千代。

十四五年的離別，八年的戰爭，千萬人的喪生，空前的鉅難；想在劫後餘生中尋找一位僅有姓名而無地址的人，這本是一件難題；何況事過景遷，三十歲以上的男女，早應各有嫁娶，本不用再自作多情，重懷故劍。可是也許是因爲相思良苦，抑或是想和緩戰爭所結下的仇恨情緒，我便脫口而出的拜託了今井武夫，事後多少有點覺得盪浪！

誰知今井竟當作了所交付的任務，歸國後竟千方百計的尋找到她；當然也因爲三千代已小有文名，比較大海裏撈針，多少是沒有那樣的費事，因此我就再與三千代取上了連繫，雖然不能立即見面，至少是得以書信往還，而互報平安。

戰後的第七年，我從韓國戰場回台，路過東京，第一晚便重晤到三千代；往事如煙，固然使我們不勝悵惘，然而浩劫歸來，互慰餘生，在那個剎那之間，真使我倆相逢如夢！

我們談到以往，談到戰爭的經過，談到她傳聞我陣亡後曾到大陸的我家去哭泣的情形；又談到先嚴棄養，我們不能侍奉在側的遺憾；連他老人家的遺墨，都完全燬之於砲火殆盡。

三千代聽到我說連先嚴的遺墨都不復遺留的時候，她突然的站了起來，在壁櫥中取出了一件用黃綢包袱的長捲，她拿在手裏說：

「你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我無精打彩的回答着；憧憬過去，使我的夢

境，倒回了二十多年的青春，她在我們沉默細語的寧靜中，突然做了一次動態的取物動作，我正嫌她打破了我甜蜜和辛酸的回憶。可是她既取出一件東西要我看，意識中雖然有一種反感，但是我的手，還是想搶過來一看。

戰火遺墨伊人珍存

「且慢。」她很敏速的縮了回去；慢吞吞的放在矮桌上，很仔細的一層一層打開那黃綢包袱和紙捲；又站起來，將畫軸的一頭遞給我，牽着掛帶，慢慢的放開，呈現在我的眼前的，竟是先嚴的那一幅字。

我的眼淚，馬上奪眶而出；是孺慕之深，是感慨之極？總之是使我感激涕零。

我一手牽着畫軸，雙腿就地的跪在榻榻米上，我啞啞的說：

「三千代！我真沒有想到你還能保存着先嚴的這一幅字條，在這一史無前例的戰爭浩劫中，而你居然能保存着它，不僅使我感激你，而且應當欽佩你。」

「對不起！我不應當引起你這樣的傷心；可是你要知道，正如你所說，這一次戰爭是非同小可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會有如此的毅力；總之在大轟炸之下，在千回百轉之中，我却保存了這張字幅。這就是我對你的心，也就是對老太爺的敬意，同時更是對我們關係的特別的珍惜。」

她說着也一同哭了起來。

「能不能還給我？先嚴的墨寶，在我們的家庭中，簡直成了絕蹟。」我立即提出我的心願。

她沒有馬上答覆，想了一想才說：

「當然可以，也必須如此，不過不是今日。」

然後她站起身來，在日式房間掛畫的地方「床之間」中，取下了另外一幅掛着的畫，而將先嚴的這張條幅換了上去，她接着說：

「讓我再欣賞一段時期，直到你歸國為止。」

我那一之到日本，是從韓國戰場歸國路過東京。中國軍隊雖然沒有直接派遣參加韓戰，但譯員的支援，情報的協力，尤其是對大陸敵後工作的處理，更有關於匪軍戰俘的審問與安排，都要有所協商，這便是我的任務。

可是麥帥的總部的中心還是在東京，所以我不得不在日本有所逗留；而且也很費了一點周章，在東京幾乎住上一個月之久。

新宿車站最後約會

在正當的業務以外，只要有一點餘餘時間，我都和三千代在一起。

有一天下午，我一直在麥帥總部的G2（情報處）商討着對大陸空投的工作，總算獲得了相當圓滿的協議，可是這一次會議，却費了五個小時的時間，當我站起來和史密斯上校握手言別的時候。史上校對我說：

「天正在下雨，而且已到了晚餐時間，我請你到軍官俱樂部去吃飯。」

「不！」我婉謝了，我說：「我還有一位女朋友的約會，謝謝你的盛意。」

「將軍！想不到你才來幾天，就在日本有了

女朋友，真是佩服之至。」他驚訝的說。

「上校，你誤會了！她是戰前幾乎做了我太太的人，就是這一仗打散我們。」

我略略的將我們小小的經過敘述了一下。

「那我不就誤你的時間，讓你們多敘敘舊。」

史密斯上校用他的軍車送我到新宿。

新宿是東京的一個交通中樞，有一個車站，每天的吞吐量在百萬人左右，我和三千代約好在一個售票口等着，約會時間早已過了一小時；可是她還是提着一把雨傘，一個小包，就地的等着。出奇的是站在她旁邊的，却是今井武夫少將。使得我不得不先和他打個招呼。

「老學長！」我稱呼着今井，因為他是我士官學校的前輩。我說：「您怎麼也來了？」

「我是偶然，因為遇到了尊夫人，所以也就便的等着您。」

尊夫人，日本稱之為「御奧樣」，本不定是指我的太太，可是在此處用着這種稱呼，今井當然是極其明瞭我們的關係，當時三千代已進入中年，可是對這個稱呼，臉上還是泛了一片淺紅。

「那末我們一同吃飯去。」我約着今井。

「不！聽說閣下明天就要回台北，你們就敘敘舊吧！」

今井也用着史密斯上校一樣的口吻，急促的就溜掉了。

落寞春去相思夢遲

雨不大大，濛濛的下着。我和三千代並沒有

叫車，她打着傘，我提着包，就在細雨中溜達。
新宿！這是我在青年時代常常散步的地方。

風景不殊人似舊，
江山雖變我重來！

我哼着兩句無頭無尾的詩。

「你在唸什麼？」

「詩！」

「翻譯給我聽！」

我用日文略譯了大意。同時我還讀了四首律

詩，那是在抗戰中期為懷念她所寫的。其中有兩句是：

落寞唯求春去早，
相思只恨夢來遲。

她聽了以後，突然站着說：

「找一個旅館，我們再作一次長夜談。」

這是命令的口吻，使我無法拒絕。

在一小間半日式的房間裏，她要我重新默記

出那四首律詩，中文、譯文，一同的寫了出來，

就這樣的一同談到鷄鳴。

第二天下午，在羽田機場，她站在一個角落

裏，以避開許多送行的人。臨登機之前，她急速的走了過來，遞給我一個黃綢包袱，那便是她送還我，先嚴的遺墨。沒有說一句：珍重或再見，扭過頭去，默默的消失在人羣中。

兩個月以後，她寄了一本厚厚的雜誌來，中間登載了她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新宿夜雨」。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陸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將軍多姿多采的一生中，有一段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將軍撰成「還俗記」。本書記述抗戰初期南京淪陷血淚史實，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佰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間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伍拾元合售貳佰元五月三十以前寄款購書仍祇收150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密帳戶，立即寄書。